

人物春秋丛书

故乡情

沈自强 主编

故乡情



版社

春秋出版社

人物春秋丛书

故 乡 情

沈自强 主编

春秋出版社

1989年·北京

故 乡 情

沈自强 主编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 11.25印张 197千字

1989年1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5000册

ISBN 7-5069-0090-4/G·28

定价：2.50元

主编：沈自强

编辑：王濂芳、朱 健 郑宪宏

郑景元、俞渊元、曾林平

目 录

- 陈云与评弹艺术 施振眉 (1)
- 悠悠故乡情 杨伯心 魏伟 (10)
- 记周恩来1939年绍兴之行
- 觅光曲 马 骏 (18)
-

不朽英灵

- 战斗在敌人心脏 杨友宝 (41)
- 记钱壮飞烈士
- 红色法官梁柏台的故事 陈 刚 (51)
- 毛泽东为他题字 张彦玲 (57)
- 记党的财贸工作者余建新同志
- 临危受命的省委书记 郑宪宏 (71)
- 高举红旗 战斗一生 郑嘉顺 (78)
- 缅怀刘英烈士
- 皖南悲歌 宏 强 (89)
-

人物剪影

- 衙前农运中的李成虎 张介止 (97)
- 从秀才到共产党员 卮军 白岩 (106)
- 庄禹梅的故事

国际主义战士板本寅吉 郑景元 (111)

赤子丹心 王绵长 (120)

——记全国侨联副主席蚁美厚

农民企业家的气魄 萧 然 (133)

——记全国劳动模范鲁冠球

船王包玉刚 汪卫兴 倪冽然 (142)

水下娇子 季阳林 (154)

青 春 曲

孤胆英雄鲁灿新 余建华 (174)

新舞台姐妹 赵 征 (181)

目标，世界冠军 徐 云 (191)

绿色的旋律 陈圣来 (201)

——记李坚

故事荟萃

从“囚徒”到微雕大师 傅溪鹏 (223)

孤儿院来的舞蹈家 曲 解 (269)

——记陈爱莲

十年伉俪，肝胆相照 朱淼水 (281)

——瞿秋白与杨之华纯真爱情的故事

传播真理的火种 施 春 (288)

民国史上传奇的外国顾问 鱼汉胜 (292)

——端纳的故事

弃暗投明始逢春 罗晴涛 (314)

——记吴化文济南起义

天堂血泪案 金延锋 (325)

先烈遺墨

精神不死，永垂千秋 ……………沈自强（334）

——介绍《九如遗书》及其作者徐玮

绚丽的思想火花 ……………徐士剑（345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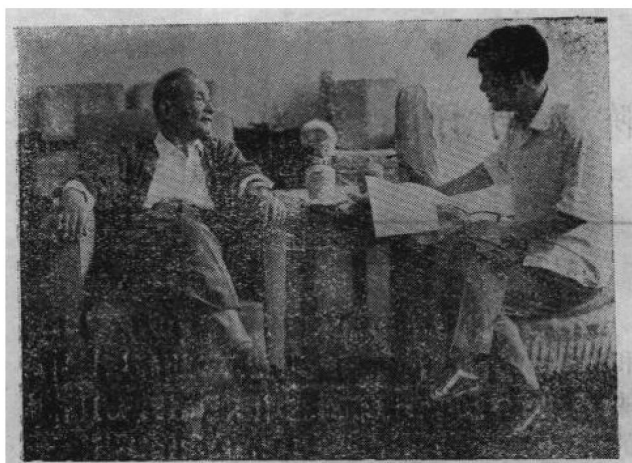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孙晓梅烈士书信抄

陈云与评弹艺术

施 振 眉

评弹，俗称苏州说书。它盛行于江苏、上海和浙江一带，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它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生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，成为江南的主要曲种，并拥有相当一部分被称作“书迷”的听众。这些听众积多年的听书经验，在欣赏之余，能指点评说、切磋书艺。

陈云同志酷爱评弹艺术。由于我一直从事评弹工作，有幸较多地见到他。他每次南来杭州，都要找我聊一聊，照他的话说，总要摸一摸评弹“行情”。尤其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10年来，是年年见面，亲聆他的教诲。每次谈话的气氛总是自由活泼，轻松愉快。记得1983年，评弹界有上海的吴宗锡同志、苏州的周良同志和我3人在北京开会，陈云同志得知后，约我们到他家去谈。我们想到他国事繁忙，年事已高，尽管想和他多说上几句，但不忍心多占用他的宝贵时间，谈了20分钟后，我们主动起身告辞。陈云同志就笑着说：“急什么！屁股还没有坐热嘛！再坐一会儿吧！”他和我们评弹工作者之间，是那样的



陈云同志与中国曲艺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施振眉在亲切交谈（1981年）

作者提供

随和，那样的亲切。

“老 听 客”

陈云同志是上海青浦县人，他从12岁听评弹，到如今83岁高龄，除了革命战争年代外，已听了60多年。1986年4月30日，他听完苏州评弹学校学生的汇报演出后，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我听书听了60多年，算得上是个‘老听客’了吧！”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所接触的评弹艺人，较之我们这些专门从事评弹工作30多年的干部还要多。20年代、30年代的评弹名家谈伯炎、夏荷生的书他听过；建国后，江、浙、沪两省一市的评弹演员

中，名家、响档他全听过，不那么出名的中年演员和初登书坛的新秀和学生们的书，他也听了不少，有的是他亲自下书场听的，有的是听录音。他对众多的评弹演员的擅长和特色，了解得很细致，谁长于说表，谁善于弹唱，谁会放噱头，谁的单档出色，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他手头保存的评弹艺术资料，据我所知也极为丰富，有录音带，有脚本，有文字资料。当代很多评弹名家如杨斌奎、周玉泉、严雪亭、张鉴庭、张鸿声等的唱片和录音带，他都完好地保存着。这位热心的“老听客”，不仅听书、评书，还经常和演员亲切交谈，也常和我们这些评弹工作者一起，就评弹艺术的一些问题，或书信往来，或漫谈讨论，交换意见。从50年代末开始，他为评弹事业给有关同志写了不少信件，加上与评弹界人士的谈话记录，约有20万字之多。传统书《珍珠塔》，他不仅过去多次听过，在1960年，曾拿着这部书的脚本和录音对照着听，然后同上海市文化局、苏州市文化局、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同志谈话，提出了如何着手整理的意见。2个月后，当他得悉上海一个评弹团已经整理上演后，就重听修改本26回，在作了对比、分析后，又致信吴宗锡同志，再谈《珍珠塔》的整理意见。即便如此，他还希望再听一听苏州评弹团整理后的《珍珠塔》。同时，他还特别强调，不要因为他提出意见，使这部书的继续整理受到影

响。1977年，在他提议下，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座谈会，他亲自到会讲话，针对“四人帮”对评弹的破坏，提出了“评弹要象评弹”等7点意见。1981年，他向评弹界提出了“出人，出书，走正路”的要求，指明了评弹事业健康发展的方向。

1983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《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》一书，就是选编了1959年至1983年间他对评弹的谈话、文稿和书信。全书收录40篇，达6万余字。

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颇有研究，不仅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，而且表现在极其认真、极其细致的艺术欣赏能力和水平上。60年代初，他在杭州，我陪他听过几回《白蛇传》。听到中途，他问我：“在头一回书里，演员放了几个噱头？”我只知道放了不少，但没有统计。他却说出在头一回书里共放了11个噱头，并且认为其中有三四个噱头显然是不必要的。我听了，几乎是瞠目结舌地望着陈云同志……

上述种种，都说明陈云同志对传统的评弹艺术是多么的喜爱、多么的关心和支持！而陈云同志却始终谦逊地说：“我只是业余爱好，不过是个‘老听客’。”

“老听客”，已成为评弹界对陈云同志的爱称。

“我是听戏壁书出身的”

评弹界称陈云同志为“老听客”，不仅因为

他经常听评弹，更因他那平易近人、虚怀若谷的思想作风，他那和蔼、诚挚的神情，幽默风趣的语言。见过他的评弹工作者无不为之感动。

我第一次见他，是1959年11月中旬的一天。陈云同志得知我是搞评弹工作的，就约我谈话。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，我头一次和中央首长谈话，其紧张心情可想而知。一见面他就问我：“你是搞评弹的，你听过‘阴立’吗？”

我以为指《大明英烈传》，回答说：“听过。”

他听了我的回答就笑了，说：“你20出头，这点年纪，怎么会听过‘阴立’呢？你以为是《大明英烈传》噢！”他见我有点茫然，就解释道：

“听‘阴立’，这是从前听白书的术语。所谓‘阴立’，不是《大明英烈传》的简称，而是在阴角落里立着听的意思。”接着向我讲述了他小时候在家乡章练塘听书的往事：他小时候常跟娘舅去听书。当时的书场大都设在茶馆里。听书的要付三个铜板买一根竹筹。他听上了瘾，有时大人不去，就自己去了。没有那么多的钱买书筹，就站在书台对面的墙角边上，老远地听书。因为这里光线较暗，所以谑称为“阴立”（取《英烈》的谐音）。听“阴立”是因为靠着墙壁（背脊靠着墙）听的，所以也称为听“敲壁书”。

陈云同志讲完了他小时候听书的故事后，又问我：“你听过这样的‘阴立’吗？”

我忍不住笑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是啊，你怎么会听这种‘阴立’呢！我是听**蹴壁书**出身，专听‘阴立’的。”他说完便爽朗地笑了，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新书三分好就要鼓掌”

评弹这个曲种，有大量的传统书目。如何对待传统书，陈云同志主张“丢掉坏的，保留好的”，不同意用“一刀切”的办法。他说：“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目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。”他也不赞成那种全盘肯定不加整理的做法，他严肃地指出：“衡量一个节目好坏的根本标准，要看它对人民是否有利。”

陈云同志一贯鼓励评弹界编演新书目。他说：“评弹专演传统书目，是不对的，演传统书，也演新创作、改编的书目。这才是‘百花齐放’”他对评弹编演现代书目，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。他深知编演新书有困难，更理解现代书在书坛上站住脚不容易，所以经常给评弹作者和演唱新书的演员打气。他有一句名言长期来为评弹界所传颂：“对老书，有七分好才鼓掌；对新书，有三分好就要鼓掌！”他指出：这并不是降低对新书的艺术质量要求，而是说老书是艺人积几十年以至数代的经验不断加工而成的，新书才上书台，还有个提高锤炼的过程，所以有三分好，就要鼓掌，以资鼓励。他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

早在60年代初，他在听完了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和《苦菜花》等三部由小说改编的新长篇后，给了很多鼓励，并提出了不少有助于进一步加工提高的建议。1977年，他分2天听了我为改编的中篇弹词《李双双》后，亲自找我和演员座谈，给予鼓励。1982年，对上海创作演出的中篇弹词《真情假意》，他连听20遍录音，又多次谈话、写信赞扬“这是一部适合青年、提高青年的好作品。”1984年，他听完了苏州创作和演出的26回现代书《九龙口》的录音后，又亲自给作者和演员写信，说：“这部新书是长篇，听后，我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创作，照例，对于新的作品我非常赞赏，希望继续演出，边演边改。已送来的廿六回我还要重复听几次。祝你们成功！”陈云同志对编演新书给予了多大的鼓舞和支持啊！

“我说书给你们听”

说到陈云同志对新书的热心支持，感人的事例很多，还有一桩往事。是我毕生难忘的。上面说过，早在1960年，陈云同志听了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三部新长篇书后，他曾提出9条意见，要我们“把长篇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”。其中特别指出，要改编的作者和演员对故事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。他提出，改编演出《林海雪原》也要深入生活，也要了解当年的时代背景和东北的地理环境。他曾说

过：他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最早从延安去东北的，了解那一段历史情况，准备抽空给我们说说，或许对加工提高这部新书有好处。但是一直未能如愿。先是他政务繁忙，后来又经过10年内乱，我们10多年没有见着他老人家。

1977年重新见到了陈云同志。话题又谈到《林海雪原》，他就问我：“三将军现在在哪里？”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省著名评话演员汪雄飞。因为汪擅说“三国”，并以说张飞的角色见长，因此陈云同志戏称他为“三将军”。他在重听了汪雄飞说的2回《林海雪原》后，又想到10多年前的话题。有一天对我说：“早就说过要与你们谈谈《林海雪原》的时代背景，一直没有机会，这次一定要与你们谈。你把‘三将军’请来，还有他那个徒弟（笔者注：指协助汪加工评话《林海雪原》的蒋希均同志）也来。”6月24日，他约我们到他的住处去谈。他为这次谈话作了准备，写好了提要，桌上放一本《林海雪原》的小说和一张《中国分省地图》，还有一个放大镜。一开始，他就风趣地说：“过去我一直听你们说书，今天我来说一回书给你们听听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接着他讲述了《林海雪原》所描写的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东北的地理环境。他为我们弄清那时东北为什么会出现“座山雕”这样一些惯匪，还讲述了抗日结束时东北的复杂形势，以及当时东北进行土改、剿匪和解放战争三

项任务的关系。他说话从来很风趣，语言又生动，还不时地穿插一些小故事，如讲他自己在1945年9月，怎样从延安飞到东北，讲得绘声绘色，引人入胜。讲到地理环境，他拿放大镜和我们一起看地图。正当我们听得出神时，他突然“刹车”，说：“现在‘小落回’，大家先休息休息。”按照书场说书习惯，说到一半时间，中间要休息。书的内容未完，说书先生要“卖关子”，故意放个悬念，吊听众的胃口，来个急刹车，俗称“小落回”。陈云同志风趣地放了这个说书的小噱头。我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果然，休息了10分钟后，他继续讲。那天他先后说了2小时，临结束时，又幽默地说了一句：“好了，今天这回书就说到这里。2角钱门票！”要不是我们亲身经历，谁能想象我们党中央领导人，竟然这样平易近人、妙趣横生！

我们3个人激动万分地告辞出来。汪、蒋二同志，此后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按照陈云同志的嘱咐，前往东北深入生活，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走向林海雪原。自然，这趟收获是很大的，他们根据实地体验，修改和充实了书的内容。这件事距今10年了，每当忆及，感慨万千！

陈云同志与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几十年来，他和评弹界人士接触频繁，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评弹艺术的发展。每每想起与陈云同志的接触，更激起搞好评弹工作的激情。

悠悠故乡情

——记周恩来1939年绍兴之行

杨伯心 魏 伟

绍兴市区劳动路东段，有一幢粉墙青瓦、素朴庄重的明代建筑，这就是周恩来同志的祖居——百岁堂。明朝洪武年间周恩来祖辈从乡下迁至绍兴，世居多年。他祖父后来任职江苏，全家北迁淮安。但周恩来常把绍兴看作自己的故乡。他曾说：“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，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。”他在赴法国留学的一张介绍信上，填写的籍贯也是绍兴。1939年3月，江南大地战火弥漫、日寇横行。当时，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、南方局书记，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，常驻国民党统治区重庆。他受党中央指派，以副部长的公开身份，戎装简行，来浙西前线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顺道来到阔别15年的故乡绍兴。

祭祖墓续宗谱

1939年3月28日凌晨，周恩来从萧山临浦乘